



6月4日至5日,两集电视纪录片《英雄猛虎艇》在中央电视台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全片以大量的珍贵史料和影像图片,讲述了53年前的崇武以东海战中,人民海军“海上猛虎艇”一战成名的传奇经历。纪录片播完后,台里很快收到了在全国52城和35城的同时段收视率统计结果:排在同时段收视率全国第二。作为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看到这个结果,我内心很是激动。

2016年东海舰队“海上猛虎艇”命名50周年之际,我们前去采访“海上猛虎艇”老英模和新一代“猛虎”传人的交流座谈。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新闻片,但在聆听了老英模们的激情讲述后,我们发现53年前那场“小艇打大舰”的传奇战役和老英模们英勇作战的经历值得后人去铭记,尤其是得知二等战功英雄葛毅等许多当年的老英模们已经相继离世,愈觉得再不不去记录就来不及了。

于是,我们把镜头对准了53年前,摄制组从全国各地找到了多位当年参战的老“猛虎人”前来福建厦门配合纪录片的拍摄,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去真实完整地还原那场激动人心的辉煌战役。

## 一纸战火中仓促写就的血书

时任崇武以东海战中588艇的指挥员王志奇、指导员傅金泉、轮机班长王木昌、枪炮班长吴加溪和信号兵杨进兴,当年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如今都已白发苍苍,但站在昔日的驻地前,半个世纪前的战火纷飞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距军港码头不到100米的“海上猛虎艇”荣誉室里,有一件镇馆之宝——一张写有“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战前血书,字迹已有些模糊褪色,更凸显出它年代久远,历尽沧桑。这份血书的“主人”是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荣立三等功的信号兵杨进兴,“当时没时间写决心书,为了表达必胜的信念,我就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也来不及交给党支部,就夹在本子里”。

由此可见,当时官兵们接到战斗命令有多突然。当艇上传出紧急战斗警报声时,很多官兵晚饭正吃到一半,立刻放下碗筷,冲向自己的战位。“接到命令我们马上就起航了,因为很紧急,我们离作战海区还有很远的距离,要长途奔袭,杨进兴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显然,他那时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这张在战火中仓促写下的血书,无疑正是他及战友们听党指挥、敢打敢拼战斗精神的明证。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建沿海剑拔弩张。1958年9月,舷号556的护卫艇和兄弟艇击沉来犯的“沱江”号猎潜舰,创下人民海军以小艇打沉大舰的先例。之后,国民党军舰依旧频繁对我东南沿海进行武装侵扰。1965年11月13日晚,国民党军“永昌”号护航舰与“永泰”号大型猎潜舰先后由澎湖、马公岛隐蔽出航,驶往乌丘屿。我方以护卫艇6艘和远航鱼雷艇6艘组成两个突击编队,由解放军东海舰队原海坛水警区副司令

员魏垣武担任编队指挥员,准备对两艘敌舰进行一次突袭。

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到底有多大?“永泰号”和“永昌号”的排水量分别为600吨和650吨,舰上官兵分别为117名和114名,均装有76毫米主炮、40毫米双联装机炮和20毫米机炮。而当时我海军的兵力只有原海坛水警区驻守海防的护卫艇和鱼雷艇,包括排水量125吨护卫艇2艘,100吨护卫艇4艘,木质的鱼雷艇6艘,护卫艇上装的都是37炮和25炮等小口径火炮,有的鱼雷艇上甚至只装有机枪。

“那时候是真小,宽度只有十几米,长度只有二十几米,艇上几十个人,整个兵力是没办法跟对方相比的。”时任588艇指挥员的王志奇回忆道。当时参战的588艇就是由原来的556艇改装而来,虽然排水量已经由75吨升级为125吨,但相比两艘大型敌舰,依然是小艇。

## 一场“海上拼刺刀”式的搏杀

“集中优势兵力,近战夜战,防止误击,击沉一条,拂晓前返航。”尽管已经过去53年,但王志奇对当时接到的上级指令记忆犹新。除了考虑到两艘敌舰的吨位和火力数倍于我,近战夜战显然有利于发挥我炮艇速度快、射程近的特点,还能避免来自敌方的空中威胁。

然而,虽然作了严密的部署,但敌我力量的悬殊造成开战后情况不容乐观。“他们都是大型炮舰,我们都是小艇,所以那个年代每一仗仗都打得很艰难。”正如时任588艇指导员的傅金泉老人所说,这场大获全胜的海战,我海军打得并不轻松。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永泰号”打得晕头转向,逃往乌丘屿,但我方指挥艇和预备指挥艇先后中弹,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副司令员负伤昏迷,让我海军在这场1小时33分钟的海战中出现近半个小时的无人指挥状态。

茫茫夜色中,确认了“永昌号”的位置后,另一位指挥员王志奇根据“打近战”的指示,命令轮机手以最快的速度向敌舰冲去。“我们要保证机器能开动起来,生死这方面完全没考虑。”时任588艇轮机班长的王木昌笑谈往事,但战友杨进兴的描述却绝不轻松,“我们就是要坚决把‘永昌号’打沉,哪怕没有炮弹了,撞也要把它撞沉。”

“当时明明知道武器装备比不过敌人,明明知道上去了很可能就是个死,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时任588艇枪炮班长的吴加溪回忆说,为了能够击沉“永昌号”,588艇与“永昌号”的距离最近时只有几百米,相当于“海上拼刺刀”式的搏杀。“我叫搬炮的战士把穿甲弹全部搬过来,结果搬上来都不够我打的。”吴加溪老人清楚记得,自己当年在这场战斗中打掉的弹药近千发,“当时

我们艇与‘永昌号’距离太近,再靠近就可能同归于尽了。结果我们一撤离,‘永昌号’就爆炸沉了下去。”

## 一份薪火相传的热血忠诚

采访中与吴加溪老人交流时,我们发现他的听力非常差,需要坐得很近并且大声讲话他才能听得见。这与他在当年的战斗中担任枪炮手有直接关系,“那晚的风很大,炮弹打出去后火药残渣全喷回来。天亮我们返航后,艇长说我的脸全都黑掉了,我说脸黑掉没什么,我的耳朵都听不到了。”

但老人从未对此后悔过。这场海战我海军取得重大胜利,也在这些英勇顽强的老前辈“猛虎人”的军旅生涯中写下浓墨重彩的铁血荣光。1965年11月2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参加崇武以东海战的英模们。1966年2月3日,国防部授予588艇“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

采访中,我们细细聆听着老英雄们讲述自己当年的作战经历,感受着战争的激烈与残酷,以及人民海军将士面对强敌舍我其谁、面对战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义无反顾的血性和勇气。“当时接到作战任务时我们是很激动的。作为一名军人,一生中会遇到几次这样保家卫国的机会?到了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上战场的时候,军人就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傅金泉老人如是说。

如今,“海上猛虎艇”荣誉室外停泊的是一艘现代化军舰,当年最早那艘75吨的炮艇已经经过三次改装,成为排水量1300吨的护卫艇。现在的这艘“猛虎艇”对于几位老英雄们来说,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他们看到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时不禁感慨,当年的588艇就像大海上一颗漂浮的一缕鸿毛。登上甲板的那一刻,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老英雄们就大声喊道:“我们回家了!”与此同时,舰上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海上猛虎艇’老前辈回家看看”的字幕。

“海上猛虎艇”的英雄航迹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它在战火硝烟中组建,在保卫海防战斗中屡建战功。历经53年的风雨,“海上猛虎艇”的性能和型号一直在改变,但“海上猛虎精神”从没有褪色。过去,老前辈“猛虎人”靠血性血战疆场、保家卫国,铸就了海峡一线部队的传统与辉煌;今天,新一代“猛虎人”同样正靠着以“勇猛顽强、敢打必胜”为核心内容的“海上猛虎精神”,披坚执锐、克敌制胜,追逐新的光荣与梦想。

在“海上猛虎艇”荣誉室,几位老英雄们面对写有“海上猛虎艇”的锦旗敬了一个庄正的军礼,“我们希望‘海上猛虎艇’一直是人民海军的一面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作者系江苏广电总台主任记者)  
(题图照片由作者提供,合成:相甲奇)



愿。20年来,他的足迹走遍了包括红其拉甫边防连在内的新疆所有的边防连队和哨所,踏戈壁,翻天山,无论路途再艰险,老人始终一往无前。每到一处军营,他都坚持和战士一样住在班排,和他们一起出操、一起劳动,走在队列里那认真的样子就像一名刚入伍的战士。

李老师最念念不忘的是服务官兵的初心。为了增强军营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时代感,他想方设法联系西安各大高校的老师和专业社团的文艺工作者,说服他们一起到部队义务演出、组织培训。到了部队,他不仅教官兵们喜欢的、部队所需的,还把文化活动带到训练场和生活中,让战士们欢笑中缓解训练压力,在寓教于乐中做通思想工作。战士们都不想让他走,有时原本计划停留三五天,却住了一个月。

对自己,李老师就是用他20年的报恩之旅,想自己的“念念不忘”发出了最响亮的回响——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部队最需要的地方去。

抉择于心,践诺于行。我相信,每一个基层带兵人在强军事业中都有自己的初心,然而在改革大考面前,我们应当不断进行自我拷问:是否能遵从自己最笃定的选择,不改初衷,不移初心?李老师用几十年的默默坚守和奉献,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作者系新疆军区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 征文·曾在军旅

岁月如歌。1952年4月,在即将奔赴朝鲜战场之时,因战局变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02师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四师,万余名指战员接到屯垦戍边的命令后来到黄海滩涂建设农场。由于这支部队的前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中屡建战功,1953年该农场被命名为“国营淮海农场”。如今,60多个春秋已经过去,目前仍健在的300多名淮海农场老军垦们,回忆起建场初期的那段往事,仍津津乐道。

## 改编誓师

在农建四师陈列馆的展墙上,一幅原农建四师副师长李桂莲接受毛主席命令的大照片格外醒目。

1952年4月20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02师全副武装,奉命撤出江海防阵地,上午8点到达江苏省海门县三厂镇广场集结,举行改编誓师大会。主席台横幅上写着“农业建设誓师大会”,左边竖写着标语“生产待命”,右边竖写着标语“建设祖国”。

副师长李桂莲从原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常玉清将军手中接过毛主席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02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四师的命令,并代表全体官兵表达了“坚决服从,坚决执行,作好生产准备,向生产战线进军”的决心。李桂莲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泥湾大生产时期曾带领官兵开荒种地,支援抗日前线,解放后先后任102师、农建四师副师长,后调往北大荒工作。他曾说:“离开淮海后还是搞农垦,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打响了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战斗。”

李桂莲在三厂镇接受屯垦戍边的命令之日起,就带领全师万名指战员移师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千里行军,来到黄海之滨、苏北灌溉总渠两岸,打响了立足、生根和生产三大战役。

## 百里连营

部队到达江苏省射阳、滨海两县后,经过先期规划,已经确定了农场建设的大体格局和部队分布的主要阵地,师部设在灌溉总渠六垛闸南的五岸、六垛北边,306团和师直部队开赴渠南地带建立分场和配套场、厂等直属单位,304、305团先在渠南集中力量抢建房屋、兴修水利,而后开赴渠北,再建分场。

至此,南自盐城,北至八滩,在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驻扎下农业建设第四师上万名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他们自己动手,用每人一张半的芦苇搭建简易住所,呈现出当地群众所说的“百里连营”奇观。

## 遭遇“假货”

部队进入芦苇荡后,早上战士们蹲在草滩上的小水沟旁洗脸,漱口水又咸又苦又涩,牙刷上不管挤了多少牙膏,毛巾上不管擦上多少肥皂,总是不起泡沫。有的战士很狠地把从海门新买来的牙膏、肥皂扔在草地上:“都是些奸商,卖假货坑人!”

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水太咸的缘故。这里的水有多咸?早晨洗好的衣服晾晒在草地上,到了中午就会泛起一

# 垦荒岁月二三事

■ 陆军

层洁白晶亮的盐霜。当地民谣如此形容:“雨天水汪汪,晴天白茫茫,饮水咸掉牙,脸上起盐霜。”

一开始,为了不给当地百姓添麻烦,每个战士一天只有一壶水的定量饮水供应。师部以连、排为单位新挖了一些吃水塘,可渗出来的全是咸水。农业建设虽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但有些困难实在不亚于真枪实弹。咸水,就是他们面临的巨大考验。

## 诗歌作乐

这片盐碱滩涂可谓是不毛之地,当地民谣形象再现了这支部队面临的恶劣生存环境:芦苇荡,烂泥塘,行无路,住无房,草当铺,蛇上床。

然而,艰苦的创业环境没有吓倒来此屯垦戍边的农建四师将士,乐观的他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把当时的生活环境用诗歌写了出来:“没有房住自己盖,没有道路自己开,没有菜吃自己摘,没有淡水开大河,叫你困难都滚开。”

各部队在自己的布防区域内,按照上级指定的地点,铲除野草,每人一张半芦苇,一个班二捆芦苇,扎柴做梁柱,芦苇一捆当住所。战士们很快又编成快板诗唱起来:“一把大锹一杆枪,一张芦苇作营房,喝咸水、睡地床,这是我们的新战场。”



百里连营

## 昔日琼纵精神传人 今朝征兵形象大使

■ 邹海涛 陶昱

## 动态·一线点击

“青春不止眼前的潇洒,还有家国之边关……”6月15日,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武装部与河北大学共同主办的“军旅颂歌校园行”活动在河北大学隆重举行,该校研究生陈立智被邀请为征兵形象大使,为大家分享自己参军经历与收获。

2009年,陈立智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号召入伍,服役于原海南省军区某海防团机枪连,是琼崖纵队建制中唯一保留下来的红军连队。陈立智积极发挥个人特长,参与创办单位的“琼纵战士TV”。最初只有一台摄像机和一名摄影师,他就利用休息时间采访,晚上加班写稿、配音,自己做节目主持人。虽然条件简陋,但他们坚持拍兵拍事,将镜头对准基层一线官兵和火热的训练场,

充分反映“琼纵传人”的新风貌。2010年,海南遭遇强降雨袭击,官兵们连续在狂风暴雨中奋战7个昼夜。陈立智与伙伴们拍摄出《抗洪抢险当先锋,波峰浪尖铸忠诚》专题纪录片,及时送到驻地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反响,有效提升和扩大了“琼纵传人”的影响力。

当兵期间,陈立智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多次被表彰为“理论学习之星”。2014年12月,陈立智退伍后被家乡的新闻单位录取,去年又考上了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陈立智在发言中表示,军营的摔打磨砺和军人作风的养成是他一辈子的财富,他号召大学生们踊跃投身军营,建设国防。他还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对大学生士兵优待政策和提干考学相关规定进行了了解,现场解答大学生们心中的疑惑,有效激发了他们参军入伍的积极性。

# 「猛虎」啸海疆

——听老英模讲述「海上猛虎艇」诞生的传奇经历

■ 田柳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 田建忠

前不久,军报刊登了《将文化拥军进行到底》一文,反映了退伍老兵、西安航空学院退休教师李新建20年来义务为部队培训2万余名文艺骨干的事迹。看罢此文,我不禁思绪万千,回忆起与李新建老人相交的一些往事。

我与李老师初识在2008年,那时我在新疆军区某师炮兵团任教导员,他到团里义务培养文艺骨干,虽未曾谋面,但听不少官兵讲起过他,都称他是“编外指导员”。后来我通过电话和他联系过几次,交谈中我发现李老师虽然年纪大,但思想颇为活跃,尤其对于如何将传统民间艺术与时尚流行元素融合起来展现当代军人风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是只有长时间扑下身子扎入“兵堆”中才能获知的一些真知灼见。

2016年春节假期,我在西安休假,专程去西安航空学院看望李老师。听说我要来,年过七旬的老人早就等在学校门口,带我去看由西安市双拥办

调社会力量出资为他建的一间个人荣誉室,里面摆放着基层部队赠给他的锦旗、牌匾、证书、聘书。我边参观边和李老师聊起他多年来的拥军经历,感触颇深。

退伍后,李老师在地方工作近30年,在多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说:“作为一名老兵,一定要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退伍绝不褪色。”多年来,他一直悉心照顾患病卧床的母亲,一度冷落妻子,最终妻子离他而去,也没给他留下一儿半女。后来,他收养了一个12岁的孤儿并抚养长大,好在儿子知恩图报,对老人既有养育之恩的感激,也有对他几十年来拥军爱军、敬老孝老行为的理解、支持和敬重。

李老师是一个精神富足、物质清贫的人。他获得过很多荣誉,曾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敬老模范”“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等。但据我所知,老人的物质生活很清贫。我去过他的

家,那是一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楼房,他住在一楼,面积仅有51平方米,狭小昏暗,家里除了茶几、旧沙发和床之外,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就是在这样生活拮据的情况下,他始终心系部队、情系官兵,发挥着一名普通党员、普通老兵的余热。

李老师常跟我说:“如果不把平生所学传授给官兵,难道要把它们带进坟墓不成?”他把念想变成了行动,不仅倾其所有为部队基层文化工作播撒种子,还对素不相识找到他的每一位战友不遗余力地真情关爱、真心帮助。这让我想起了李叔同在《晚晴集》中的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李老师念念不忘的是部队培养自己成才的恩情。他文化拥军不图名、不谋利,只因为“是部队培养了我”,一切源于军营,就要回归军营,所以他“愿做部队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李老师念念不忘的是重返军营的夙